

范曾与科学家

■郑千里

【“有人说我是才子，‘下笔万言，倚马可待’，那也不客观的。实际上我学习和探索的道路也很艰涩，对每一幅古代科学家的画像，构思都是颇费经营的。”】

艳阳明媚，煦风吹拂，1986年的春天，我穿过南开大学的马路湖畔，到慕名已久的范曾家里专访。范曾时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。这位驰骋我国艺坛的著名画家，画过许多传神的古代人物，其中许多以古代科学家为题材，和科学家的心灵相通。

范曾早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，字、画就被李可染、蒋兆和、李苦禅视为佳作，毕业创作《文姬归汉图》受到郭沫若的热情赞誉，在他的画卷上题诗，亲切地称其为“江左小范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范曾被压抑的灵感和才情喷涌而出，找到绘画中“神与艺合”的幽曲径，创作了大量为人们喜爱的历史人物画。

“文学和艺术离不开科学，它们亲密结缘。”范曾闪着敏锐的目光，让我在画室的沙发坐下后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画古代科学家和画其他古代人物一样，要对所描绘的人物进行长期的观察探究，其中包括对他们知识修养和成就的认识。只有对这些有了深刻的认识，才能画出古代科学家的气质和灵魂。否则只能形似而不能神似；只能画出他们的外表衣着，而不能展示他们的心灵世界。现在社会上有些伪造我的画作就是这样。我画古代科学家时，我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功底帮了大忙。无论画黄道婆，还是画李冰，我都看过很多有关他们的书籍史料才动笔。我知道黄道婆是童养媳出身，后来流落到海南岛，成为古代纺织的发明家，对她的身世，在笔下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和钦佩。而在画李冰时，我又专程去访问游览了四川的都江堰。”

范曾起身走到书架前，取出重庆出版社刚出版的一本装帧精美的《范曾诗画选》，翻开其中的一页示我。这是他和爱人一起参观都江堰所作的诗《携宝华登伏龙观》：“涛声百里到里堆，作堰淘滩伟绩垂。试看春风吹蜀野，与君同上李冰祠。”

范曾说：“有人说我是才子，‘下笔万言，倚马可待’，那也不客观的。实际上我学习和探索的道路也很艰涩，对每一幅古代科学家的画像，构思都是颇费经营的。如画唐代的文学家僧一行和尚，他在天文仪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观测天象，制造出历法，我画他坐在月色朦胧的山巅上，微闭双眼，屈指细算。画祖冲之，我抓住关键，画他那双智慧聪睿的眼睛，注视身边的那个圆圈。祖冲之在公元五世纪便能推算出圆周率精确的数字，既说明我国当时的数学水平达到了高峰，也体现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孜孜探求。”

气象万千

从气象学看夏季六节气

■林之光

【但正因为它诞生条件的特殊性，这把钥匙只能开我国农业这把锁。它不像“四大发明”那样，能推广和应用到全世界。】

去年立春节气(2月4日)，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春季6个节气的6个首日封，今年立夏节气(5月5日)又发行了夏季6个节气的6个首日封。本文是夏季6个节气首日封文字稿的原稿，主要从气象学角度阐释。

24节气是我国特有的文化，是为适应我国特殊的快节奏气候和快节奏农业而诞生的。它对保障我国古代农业基本收成居功至伟。但正因为它诞生条件的特殊性，这把钥匙只能开我国农业这把锁。它不像“四大发明”那样，能推广和应用到全世界。即使周边国家，传播过去的也只是文化，而不能简单用之于农业。

立夏：古人说：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”夏，就是“长”的季节。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又说：“立，建始也。夏，假(大)也，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因为，孟夏之日，“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”，黄河中下游地区立夏节气平均气温已猛升到19.7℃。只不过“槐柳阴初密，荷钱暑尚微”罢了。其实，“夏木阴阴正可人”，夏天也是很可爱的。

小暑节气的民俗主要有，皇帝率百官到南郊迎夏，祈求五谷丰登；民间有“立夏称人”，吃“立夏蛋”以及“尝三鲜”等，内容都是祈望平安度夏。

在中医五行里，夏季属火，对应脏腑为心。“暑易入心”，而“心主神明”，因此夏季中养生主要养心。所以，度夏在心志上要平和，心理上要“心静自然凉”，以减少身心中暑。

黄河中下游立夏时节，开始进入全年的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盛期。但黑龙江最北地区仍在过冬，青藏高原上甚至还是冰封雪飘的隆冬季节。

小满：小满节气中北方夏收作物冬小麦开始灌浆，因此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小满节气中黄河中下游地区节气平均气温23.1℃，我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。

由于小满节气气温升高，大气对流活动增强，大自然降水形式从大面积的锋面降水为主，逐渐变成以局地性的对流性雷雨为主，就是俗话说的“雷雨隔牛背”，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天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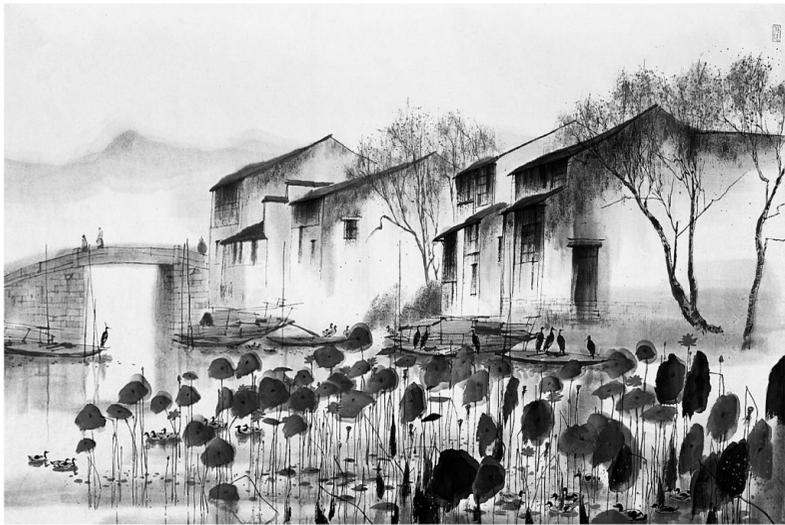
小满正值冬小麦灌浆时期，但北方多有干热

范曾打开他的画册让我欣赏，画龙点睛地作了些点评解释。果然这两幅古代科学家的画像都细腻传神，独具魅力的艺术感染力和底蕴。僧一行和祖冲之的画像边上，还分别有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和刘炳森的题字，“大悲喜神”“技巧绝”，实乃堪称字画并茂。

范曾涉猎古代科学家的画像很多，其中李冰、贾思勰、徐光启、黄道婆四幅被中国邮票发行总公司选作纪念邮票后，以最多的选票被评为1983年度全国最佳纪念邮票。许多科技人士、集邮爱好者也通过这组邮票增加了对范曾画风的了解和喜爱。范曾抚着画册的精美封面，对我直抒胸臆：“画工的关键在于素材的长期积累，经过反复揣摩思考，去伪存精。这获奖的四张古代科学家画像邮票，我是仅仅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画出来的，但画这些画的念头和构思却是蓄之既久，厚积薄发。”

范曾不仅画古代科学家有技艺独绝的造诣，也和当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有着深厚的交往和情谊。

1985年，国际数学大师、华裔美籍教授陈省身从美国来南开大学讲学，看到范曾画的祖冲之画像深为赞赏。这两位同是南开的校友，各自在科学和艺术界享有盛名，都觉得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同胞姐妹，共同的爱国信念更使他俩见面伊始就谈得很投机。范曾欣然赠送了陈省身一幅《老子出关图》，画幅上题字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。因他俩同出南开，范曾话犹未尽，语未尽意，又赠陈省身一诗，其中有句曰：“海外常悬家国业，南开共享故园心。”



范曾对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当代科学家甚为钦佩敬慕。为此，他曾为数学家苏步青教授画了一幅古代科学家怀素和尚的画像，为化学家杨石先教授画了一幅《李时珍采药图》，以赞美科学家锲而不舍的攀登和追求精神，表达对他们的尊敬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科院院长方毅，还有中科院副院长、物理学家严济慈同游黄山，范曾写了首七律《与方毅同志登山峰作》，其中一句为：“照胆言谈含哲理，开怀兴会见真淳。”在《赠严老济慈》的七律中，则用“卓卓高行真足表，恢弘意趣亦堪从。神州四化功成日，浮白讴歌百寿公”的诗句，表达他对科学家的激赏和真诚祝愿。

告别范曾时，他兴致盎然地研墨挥毫，为我题录了《赠严老济慈》七律中的两句：“大千世界君知奥，不尽山河我识容。”笔墨酣畅淋漓。范曾的字和他的画、他的诗一样隽永洒脱，风骨凛然，三者相映生辉成趣！范曾在字幅上盖了殷红的宝章，风趣地对我说：“感谢你对我专访，你若要看文章，把这一首诗也写进去吧。这一首诗，可以看出我和当代科学家的交往关系，也算是我谦逊之中包含的一种自信吧！”

我颌首称许。是的，古今科学家们认识宏观、微观大千世界中的无穷奥秘，用独具的慧眼，揭示了大自然界的真理，而范曾也通过自己的如椽画笔，生动地展现了神州山河、炎黄子孙的绰约风姿，他完全有理由自信。科学和艺术之神力造化熔铸于一体。

小红庙随笔

【花前灯下，一册在手，要有墨色的鲜艳明了以及纸张的质感，如此，文本就能体现书本的价值而不同于电子阅读。】

现代资讯对人的感官视觉的冲击改变了人的文学审美范畴，也改变了人的叙述方式，因而在阅读面前没了主张。这是媒介热衷所谓“世界读书日”的根本原因。

电子速度的信息传播，航天速度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让纸质书本显得老态龙钟，跟不上脚步。这时候，假如书本只承载资讯，它就没有竞争力。书写除了传递信息，必须具备某种特质，这特质属于纸墨本身并且为电子读物所不具备。如此，阅读则存在另一个窗口而不会被宣传强逼。假如电子阅读手机阅读属于“阅读”，我们的国民阅读率相当高，不需要动员。大家弄个“读书日”来鼓吹阅读，实际上是对纸本书籍的怀旧式鼓角。人们对纸本的崇拜过去实际上是比现在膜拜手机更甚。纸本阅读曾经是文明的一种仪式。书本本身也就如同各个层次的《圣经》了。汉语的书与英语的book实际都源于“经”。这是迄今人们对书本崇拜的原因。

文本的泛滥是纸本书籍变异的近因。泛滥是因为制作过程简便所致。印刷技术的普及以及识字率的极度上升导致书写成为简单劳动，文本泛滥焉。一年仅汉语就产44万种读物，读者无所适从乃至匮乏。此时强调阅读实际是强人所难，除非强调者有明显的阅读主张。

我主张经典文本阅读，并且主张选择工艺成就较高的印刷纸本书籍来从事阅读。一个文本假如没有艺术的制成品质，我们满可以依赖电子读物而无须求诸于纸本。文本的消费如同紫砂壶的消费，功用以外一定要具备艺术的属性。

书里书外

霍金的幸与不幸

■尹传红

【霍金估算过，在牛津3年期间，他大约只用功1000小时，平均每天1小时。】

史蒂芬·霍金出生那天——1942年1月8日，正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忌日。这是许多有关霍金的传记文字都会提及并津津乐道的一件事，似乎这预示了某种科学使命或超人天赋的传承。

在2013年出版的自传《我的简史》(吴忠超译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)中，霍金也未免“俗”。不过，开篇谈到此事时他又写道：“我估计这一天出生的婴儿大约有20万个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对天文学感兴趣。”

霍金成长于北伦敦的海格特，他的父母都毕业于牛津大学。出身于佃农世家的父亲是研究热带病的专家，出身于医生家庭的母亲则从事过税务稽查员、秘书等多种职业。他们一家独来独往，不爱交际，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比较古怪的家庭。

按照霍金自己的讲述，童年时代的他并没有显出什么特异之处。小学时他在班里的成绩从未位列前面一半，他的总是不整洁的作业常常让老师摇头。12岁那年，霍金班里有两位同学用一袋糖果拿他打赌说，他将一事无成。可是，却有其他同学“看到了一些好征兆”，给他起了个“爱因斯坦”的绰号。

那一阵霍金迷上了火车模型、玩具和游戏，还建造过飞机模型和船舶模型。他对事物如何运行很感兴趣，喜欢将物件拆开，看看它们如何工作，可他的手工却十分差劲，并不擅长再将它们重新组装回去。如他后来所认识到的，“我的实际动手能力总不能和我的理论探索能力相匹配。”

课堂外的这些游戏和制作对霍金走上科学之路影响至深。在他看来，他对火车、船舶和飞机模型的钟情，来自于要了解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如何控制它们的强烈愿望。而从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，他对宇宙学的探索就满足了这个需求。“如果你理解宇宙如何运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就控制了它。”

然而，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物理学之初，霍金并不是一个勤于探索的好学生。《我的简史》记述，那时期在牛津，因为用功而得到较好等级被视为一个“灰人”的标志，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绰号。你要么是不费劲学习而非常卓越，要么就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现实而得到第四等成绩。霍金估算过，在牛津3年期间，他大约只用功1000小时，平均每天1小时。他那时的态度和多数同学并无二致，“我们都倾向于绝对厌倦，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努力追求。”

给霍金的人生带来巨大变化的转机，就出现在那之后不久。

花前灯下，一册在手，要有墨色的鲜艳明了以及纸张的质感，如此，文本就能体现书本的价值而不同于电子阅读。正如人对饮食的色香味要求和居室的美观要求，读者对纸本的工艺要求是延续纸本书籍的重要理由。

书本的仪式感一如大家选择莎士比亚生日来命名读书日。人们对纸本的渐行渐远的梳理主要是功利主义阅读观所致，就像人们的爱情观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婚姻变味一样。书籍本身是空灵的寄托所而不只是谋职的工具。阅读的变异是阅读成为技能培训内容的必然结果。凡事与谋生挂钩，就鲜有乐趣。阅读的乐趣与音乐美术活动一样需要艺术投入和浪漫情怀。

我写此文时正酝酿“饭碗”规定的文字，却发现无论积累多少资料都无法有趣地构架文章。假如我自己架构文字时都了无兴趣，如何让读者有兴趣读我的文字？假如大部分作者连以上的感悟都不曾有，所产书籍文章怎么会让读者生阅读的快乐之感。我以为读书日需要进行阅读反思的是书籍一线的生产者，而不仅仅是读者。提倡读书的人也大抵是书籍的生产者，如此不作选择可乎？

选择为阅读的必由之路

■潘小松

气象万千



院子

■陆苏

小院子里
棉布的帘子
微笑的样子
都是亲热的
家具
这还不算家
还要推门就有
爸妈的答应
(选自《回暖而生》陆苏著，九州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)